



【实录】 妈妈老师

□张培昂

已经毕业24年了,提起梁淑艳老师,学生们依然记得当年的点点滴滴:“梁老师做我们辅导员四年,与全班同学结下了深厚情谊。上课时谆谆教导,下课后与我们谈心对话排忧解惑。节假日经常组织学生到她家里包饺子或一起爬山、滑冰……那一幕幕令人温暖快乐的情景,回想起每每让人感动。”这是笔名“沉淀昨天”的学生教师节前发给她的留言。

1986年,梁淑艳大学毕业分配到山东省交通学校当老师,2001年,山东省交通学校并入烟台师范学院,2006年更名鲁东大学。从1989年开始担任班主任至今,她一直坚守在辅导员岗位上,迎来一级又一级新生,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年龄的增长,学生们和她的感情日益深厚,还给她留下了一个暖心的称呼:梁妈妈。

梁淑艳班里有一名父母早逝的学生丁祥馗,入学后担任2008级广告学一班班长,他仍记得班主任梁淑艳老师在第一次班会时做出的承诺:“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,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。”

那时候,梁淑艳老师已经负责全院的学生工作,上班时间学生上课,她要处理学生的日常事务,中午休息时间被她变成了和同学谈心的时间。丁祥馗记得,下午到系里上课的时候,常看到她办公室桌上有没吃完的饼干,她总说:“没事,中午简单吃点就行。”从本科到研究生,梁淑艳给丁祥馗当了八年辅导员。八年里,丁祥馗每天都见证着她兑现自己的承诺:“她和我们亲如一家,我们的小心思小情绪都逃不过她的眼睛。”

这个父母早逝的孩子,从心里早就把她当成了名副其实的妈妈。

丁祥馗还记得,大二那年,他们结束文化考察从河南返程的时候,遭遇了大雪天。那是河南十月中旬罕见的大雪,本应该准点出发的火车,因恶劣的天气晚点30多个小时。他们在车站煎熬地等待,而身在烟台的班主任梁淑艳老师更加坐立不安,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就一个电话,问大家冷不冷,吃没吃饭。当延误的火车到站,学生们回到学校的时候,她已经熬好姜汤,自己掏钱买好了感冒药、消炎药,在那里等着,说都不要着急回宿舍,先去餐厅喝姜汤。

丁祥馗清清楚楚地看到,那一天,梁淑艳的眼圈是黑的,但是看到每个同学都喝完姜汤的时候,她笑得又心满意足。

大多数时候,就是这种平平常常的小事,梁淑艳的辅导员生涯,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。几十年里,让她自己觉得最惊心动魄,回头想想后怕的事,是一天晚自习下课后,她在教学楼下,勇敢地呵斥住几个来找学生麻烦的小混混。

但是有的回忆,对学生家长是刻骨铭心的。那是一名来自德州的贫困学子,入学不久,就在国庆节期间意外遭遇车祸,需要做开颅手术。当时意识还清醒的他,恳求梁淑艳先不要告诉家长,担心患有心脏病的母亲受不了。面对学生期待信任的眼神和惶恐不安的表情,梁淑艳先设法为他垫付了住院费,用颤抖的手代表家长在手术单上签了字,并在手术室外守候了6个多小时,直到亲眼看到手术成功,她自己却因为紧张和疲劳,晕倒在手术室门口。学生住院20多天,她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医院之间,送病号饭、了解治疗情况、购买住院必需品。学生家长闻讯后赶来学校,拉着她的手泣不成声……学生伤愈出院后,班级组织了一次特殊班会,学生的父亲作为家长代表在班会上说:“这里就是孩子的家,把孩子交给学校,交给老师,我们安心、放心!”

有的回忆,对学生是刻骨铭心的。那个因为家庭变故性格突然变得乖张古怪的女生,半夜三更常常在楼道里吵吵嚷嚷,不时因为小事和宿舍同学闹别扭,班级同学都尽量躲避着她。梁淑艳了解到内情后,彻夜陪着女生谈话聊天,一日复一日地用自己的宽慰和鼓励,让女生放下了心理包袱,重新积极面对生活。暑假期间还亲自登门家访,和学生家长促膝谈心,寻找解开学生心结的钥匙,毕业时还帮助她找到了不错的工作。

李文峰说:刚开始认识她,是被老师的气质才华、干脆利落的言语所打动,时间一长,和梁老师“处成了”朋友关系,不到一学期,和梁老师“处成了”母子关系。

“我来自农村,家境贫寒,竟连六千元的学费都凑不到,无奈,抱着试探和忐忑的心情,找到了梁妈妈。当她了解到我的境况时,爽快地替我垫付了一年的学费。那一刻,我真想扑到梁老师的怀里……”李文峰说。

不止是一个李文峰,这些年里,梁淑艳不记得为多少家境困难的学生垫过钱。曾经一个学生的父亲得了重病,交不起住院费,也是她慷慨相助。她的学生说,“梁妈妈”带给他们的,其实说起来很简单,就是用心陪伴。

1965年,梁淑艳出生在山东莱阳,她的父母都是老师。从那时起,她就向往“桃李满天下”的教师职业,小小年龄就立下了志向:长大了当老师。

1986年,从烟台师范学院毕业时,老师评价说:她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好苗子。在平凡的人生之路上,她用自己最大的力气,实现了自己的初心,回报了老师的期待。

【背影】

忆姚师

□常纪栋

2008年,山东出版集团改制,当时我已经做了近7年发行,此时也有想做编辑的想法。社里重组各个编辑室,我作为新编辑上岗,这对我而言是个全新的领域。我想凭借自己的市场心得,做些市场书,又凭借以往兴趣,做些国学传统文化类的,就找到姚淦铭老师谈自己的想法。

姚淦铭老师是江南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,当时刚从百家讲坛讲完《老子与百姓生活》,听了我的想法,姚师当即问我:你想做哪方面的选题呢?

我在脑子里忽然划过以前看过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——《大学》,就对姚师说,我们合作下《大学》如何?同时为了显示自己看过《大学》,还顺口背出大学的开篇: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诚意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……今天想来确实是班门弄斧,当时的想法仅仅是为了给自己壮壮底气而已,没想到姚老师欣然应允。

2008年金秋十月,我与社里李总在无锡姚师家中相见,大家交谈得十分融洽,谈到大众对国学的渴望,姚师说在讲课当中发现,一些听众将国学智慧运用到事业和生活中,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于是我们就有了策划一套国学智慧丛书的想法(《孝经智慧》、《大学智慧》、《中庸智慧》、《论语智慧》、《老子智慧》),并当即签约。告别姚师后,作为编辑我是新人,在波光粼粼的太湖边,李总传授我如何与作者沟通打交道的一些方法,如何开发作者的后期选题等等,此行令我收获颇丰。

2009年清明前夕,姚师将书稿发到我邮箱。恰巧姚师清明假期之时要来济南作个讲座,当面商讨书稿就顺理成章了。来济后,我又将对书稿的一些想法和姚师沟通,还利用周末时间前去听姚师的课程,又令我受益匪浅。我对后面的工作就更加有信心了。

6月底,书稿基本完成校对,7月新书一出来,由于已经和发行做好沟通,10000册《孝经智慧》很快完成全国铺货,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市场的反馈和检验了。

7月姚师来青岛讲课,利用此时间我在青岛书城举办了社里第一次签售活动,大获成功。8月赶上沪版会,又在上海签售,姚老师在活动现场巧妙地化解了各种提问。9月姚师又将《大学智慧》书稿交付,我又用3个月时间编校,利用1月北京图书订货会之际推出。至2010年3月《孝经智慧》市场已经消化完毕,可以加印了。

通过这两本图书的运作以及我对市场后期的观察,我发现一些图书运作规律,工作起来越来越有信心。后来姚师以每年一本新书的节奏完成这5本书。5本书出齐,已经是成规模成系列的一套丛书了。此套丛书5本,每本发行都已经超过2万册。自己策划的图书受到读者和市场的认可,内心的喜悦不单是经济效益能够衡量的,它还体现了一名编辑的综合素质。

2015年,这套书又与中国台湾龙图腾公司签订了繁体版输出协议,真正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。

2018年国庆前我又与姚师通话,得知姚师腰疼不舒服在家卧床休息。节后我便去无锡探望。

这是我10年后第二次来姚师家中。楼前的那棵千年银杏高耸入云,需仰视才能见其顶端,仍然生机盎然,枝繁叶茂。我跟姚师相谈很愉快,每每忆及当初合作及后来相互支持,往日美好时光历历在目,姚师和师母还关心我个人问题,给我以长辈的关怀……我们都以为姚师病痛就是普通劳累所致,多休息就好了,临别时互道祝福。

随后我又抽出半天时间去了东林书院。杨时的《此日不再得示同学》里:万物备吾身,求得舍即亡。鸡犬犹自寻,自弃良可伤。与孟子的修天爵如出一辙。我当下也暗下决心:我等后学津梁当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,才可以为后世做出好书,不负时光!

2019年春节过后上班不久,我收到师母的短信,才知姚师不幸离去。原来姚师年前查出是肺癌,腰痛已是转移……我震惊错愕不已,悲痛之心无以言说,与姚师合作情形恍如昨日一一浮现……

姚师已去虽一年有余,每每翻及所著图书,我仍收获满满,至今这套丛书还继续为世人提供其价值。同时我可以感到自己那颗无明的心,太需要调伏,需要古圣先贤的引领,才能走上觉悟之路。在人生的旅途中,我们既是收获者,也是播种者,只有不断地播种和耕耘,才能恒怀欢悦,身意牢固。为作者服务、为读者服务。

人生在世总要用时间做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,抱着一颗为作者为读者服务的心就可以做出好的图书留存于世。如同姚老师楼前的那株千年银杏树,愿其年年枝繁叶茂,给世间一份荫凉,结出的白果留给人间甜美滋味,任游人采撷。做好书,不亏心!

词选(四)

□蒿峰

浣溪沙·瓜州古渡

吞吐千帆吴楚喉,勾连淮海古津头。惊涛犹记幼王仇。
南望六朝青幔髻,北收十国绿平畴。雨烟暗锁北固楼。

浣溪沙·台儿庄大战

三万换他一万兵,游魂四万哭荒城。血流满地运河腥。
残垒重重迎落日,弹痕累累动心旌。英雄勋业照丹青。

清平乐·蒲松龄故居

柳泉

柳泉旧井,古道青齐径。树下蒲公留客茗,细说狐魅鬼猛。
乡曲一介穷儒,白头困顿经书。谁解其中酸楚,聊斋写尽愚夫。

草原上

□殷修亮

草地上,羊群
像浪花在海洋里激荡
牧民的歌声,一直流淌到
天上。草原之神
煽动巨大的翅膀
眼里藏着太阳的光芒
夕阳下,我站成
一棵小草的模样

【人世间】

父亲换工作

□李晓琦

这次,父亲在我们小区门口做了一个保安。

说不清是父亲第几次换工作了,只是每次换工作都离我不是太远。

从我读高中开始,印象中父亲总是在不停地更换工作。先是榨油,用一种老式榨油机,他每天拼尽全力挤出豆油卖,更多的是收取别的农户的一点加工费。那时候父亲虽然辛苦,但收入确实还算不错,我们家成了村里最早的万元户。但这些钱父亲没有用来扩大规模或者盖房子,而是给我攒足了大学学费。

我读大学的时候在外地,父亲变卖了榨油的设备,跑到我所在的城市做建筑工人。一段时间后,他把母亲也接来摆了个地摊。他们在我所在的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,三天两头做了好吃的喊我回去吃饭。读大学,我就没感受到思恋故乡的苦楚。故乡被父亲背在身上,带到了我的身边。

毕业后我的工作不稳定,这个城市转转,那个城市走走,不论到哪里,父亲都一直陪在我的身边。他做过发传单的,被人追着满街跑;卖过鸡蛋,因为生意纠纷,被人摔了一身的鸡蛋……细算下来,父亲前后换了不下十个工作,城市也游走了好几个。

及至我结婚生子,父亲又打起了我们小区门卫的主意,请客送礼,最终成功登堂入室,成为这里的一名安保人员。但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来我家里住,他和母亲在外面租住着一套小户型的房子,还是时不时地喊我们过去吃饭。

父亲就像一只迁徙的鸟,只是他的每一次起飞,都刚好落在了离女儿最近的地方。